

14
1911
(24)



門 44
號 1911
卷 124

早稻冊 大學 圖書館
照 36. 7. 5 號
藏 書



生思田書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臣在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惟僥構危疑洵洵不保朝
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勅
遣官獎勞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天恩雖粉骨碎身
云何能報不幸繼遭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
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跡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
尙未能一覩天顏稽首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
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卽時就道願

思田書 卷之十一
迺病臥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齋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鎮等勘處者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伏思惟臣於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臥尙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憤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菁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鎮平日素稱老

成慎重一時利鈍前筭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爲國家宏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鎮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鎮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鎮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忝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鎮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閫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

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
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尙書胡世寧刑部尙書李承勛者往代其
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
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
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行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
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
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得自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
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竝行而不相悖矣臣不敢苟冒
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觀此疏則其處置兩廣大意已自可想見古人作用若隆中
登壇於未任之先已有把柄類如此

欽奉勅諭通行

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節該欽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鎮等督兵進剿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及將改設流官添設叅將等事條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經切責各官訐處不審行令將失事官員戴罪督兵勦捕及調汪西鞏兵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并力勦殺務收全功并勅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

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叅
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鎮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
不可得并思恩府復矢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度
姚鎮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得旨切責之後能自奮勵平寇有
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
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
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
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
因何失守督同姚鎮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

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
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合宜仍
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憑陞賞賊平之後公
同計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便利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
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止機宜及一應
合行之事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體十分重
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
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
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

廣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爾欽哉故諭欽此欽
遵照得當爵猥以非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既已減耗久
廢之後事體又復闕疎大懼弗堪有負委托及照兩廣之與江
西湖廣雖云相去遠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
既多議論有素況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
區畫宜有其當合行咨詢以輔不逮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
臨時相機另行外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勅諭內事理卽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
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

勦孰爲得宜設土設流孰爲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日
前遠慮深謀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
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忠報國毋以
各省而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
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
濫罰亦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
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體欽遵施行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況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獠獍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

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日前之計而不爲日後長久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略之方撫綏

思田書 卷之十二 七十一
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鴛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謀矣
時朝議不另設兩廣巡撫亦是有見然先生此疏自不可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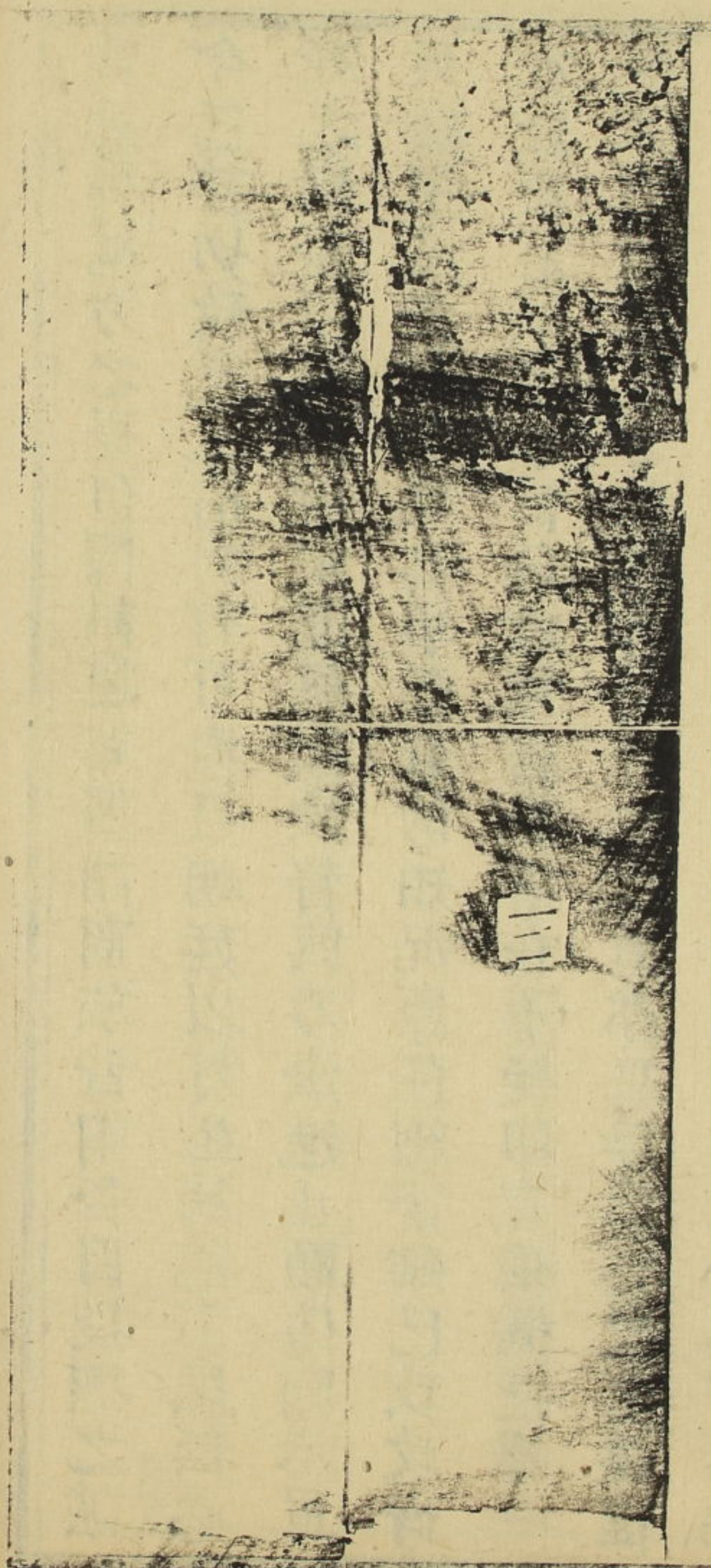
湖兵進止事宜

據廣西桂林道右叅政龍誥僉事申惠會稟 調永保二司宜
備官舍士兵共六千餘員名八月自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
省城各職卽日起程前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爲照大兵
進止自有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卽
發哨徑趨賓州聽調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思田二府不無
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府屯劄聽候軍門撫臨調度
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
總督巡撫都御史姚巳蒙欽准致仕而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

思日書
卷之十二
九
候辭本命下未卽起程况湖兵未至秋暑向深遙計賊情正在
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巡
叅將及各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撫
中間尙有可憫之情朝廷豈以必殺爲事且宜從權撫捕聽候
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譎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
則宜密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
務要協和行事旣無叅錯抵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
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湖
兵旣至勢難終止非徒無事湯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

費重爲地方之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
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尙有可原且朝廷以好生爲德下民無必
死之讎是以本爵尙爾遲疑欲候督臨乃決進止顧傳聞未眞
兵難遙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的知况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尙
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遺策若果事在不疑卽宜乘機速舉二
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尙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爲必殺之謀匪
日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爲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
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爲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
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稟撫

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毋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
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效
勞爲多後遭寧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
牌到當卽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國難一
念忠義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慊慊嘗
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
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
之徒百般屈抑心殊爲之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合就先行

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爲善未有爲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爲惡未有爲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尙多與爾爲讎爾宜高爾牆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栢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修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卽起爾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

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微勞必錄雖久不忘聖人不忘遠不過如此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賚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齑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

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早涸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尙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自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獠獠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震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真可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

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真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妨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

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
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
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
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
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
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於
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尙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
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
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

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愛已
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
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悴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徃
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
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
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仗
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仇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
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
畏罪遁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

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
 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
 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眾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
 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眾而勢口
 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
 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
 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
 苟可出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

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
 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尙不知悛
 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
陶云世人胸中自中隨時隨事皆有此
為病母最不易
 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不於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
破看先生說法如此爽快
 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叢爾小醜
 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唯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
 眾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
 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
 人者為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

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總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瀆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

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尙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後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

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
病得先生一發之得性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眾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
 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
 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
 皆犴種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
 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
 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
 日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

為陛下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
 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
 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放回各處官軍牌

照得光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抽撥兩省官軍及差官取
 調左右兩江土官百兵前赴南寧等處駐劄聽候征勦今照各
 夷皆來告要誠心向順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邊隘缺
 人防守往往來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為之慮況今春氣
 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既眠草宿勞苦萬端應合放回

思田書
卷之十一
為此牌仰本官即將軍門原調各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
目兵盡數撤回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
土兵姑畱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繇回報
毋得違錯

此舉不獨可以慰軍心亦可堅夷衆之歸誠

稿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門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目兵前來
征勦田州等處今照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為照宜憫彭明
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摧堅破敵然跋涉道途間關山海
不但勞苦之備嘗且其勤事之思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
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身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
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支庶免沮滯及省偏州下邑
之擾為此牌仰本官行會左叅政龍誥僉事吳天挺叅議汪必
東督行南寧府於賞功綵緞金銀花枝銀兩內照依開數支出

齋送各宜慰并給賞各會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各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寧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結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算縣驛若干亦就行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南寧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頭目到彼分送犒勞給賞施行

以三細
讀可學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陶云此下一節見平復之故 由於投降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良盧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日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唯有陸綬不曾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

俱蒙官軍陸續樓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土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岳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

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草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

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雷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
告同前事投欄本府原繫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
便奈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
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恚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
受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匿山林兼以入寨蠻子
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
受禍受等卽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
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
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恩命總制

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
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
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辨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
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勅
向云此見所以敢受其降者先已奉旨成旨
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
御史姚鏞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朝巢
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
日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
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恭

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鎮等襄夷無策輕信之謀圖田州戶
不可得并思恩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
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
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
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用
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鎮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
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卽勦一應主客官軍從
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
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

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勦績久
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
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
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
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
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
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
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

闕去此

道欽此欽遵當即啟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
見諸人不用一切盡心也月內續准兵部咨為地方大計緊急用人
 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澗朱麟與姚
 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致仕鄭澗等因賊情未寧暫且閑用今
 既這等說鄭澗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畱着兵部
 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
 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
 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
 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澗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

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
云然受降事臣亦非獨

金右布政林富秦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濂
 張邦信申惠吳天挺恭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
 閑住都指揮同知張佑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恩恩
 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
 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
 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
 窮兵雪憤以收全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文字所治泉之法莫善於分數也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唯恐一物不得

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一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

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獍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

被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徭獠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徭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讜起我兵勢難中輟撤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

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疋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收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上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滿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

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獍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獍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閩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

陶云即與上反

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共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十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

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士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獍外防邊夷中士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旣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踏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大問進兵行勦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

云云行文中有種法在此旗鼓之節也

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大

問

陶云與則炳根尤得力字四毀之發

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益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揚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

陶云如可議論一筆罷足是治象如募兵法

云酌議定 兩云哥且是公一人之見 云是散原
可疑者矣於是眾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

之兵 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

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雷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

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

陶云是至劫非征剿 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唯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

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

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

願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

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

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

之解散兵衆

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

其克殘酷暴慢上虐下白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

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為

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

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

屢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

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天之

獄尙恐或有欺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
 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
 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俾至爾等部下兵
 夫卽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卽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
 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
 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
 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卽
 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提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
 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

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

降之狀如

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

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

天一爲此言者將以日之也如此按之

牌諭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

引受者眞畏威而懷德至八

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

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

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

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

陶云先振以成

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

思日書 卷之十二 三
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眾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眾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卽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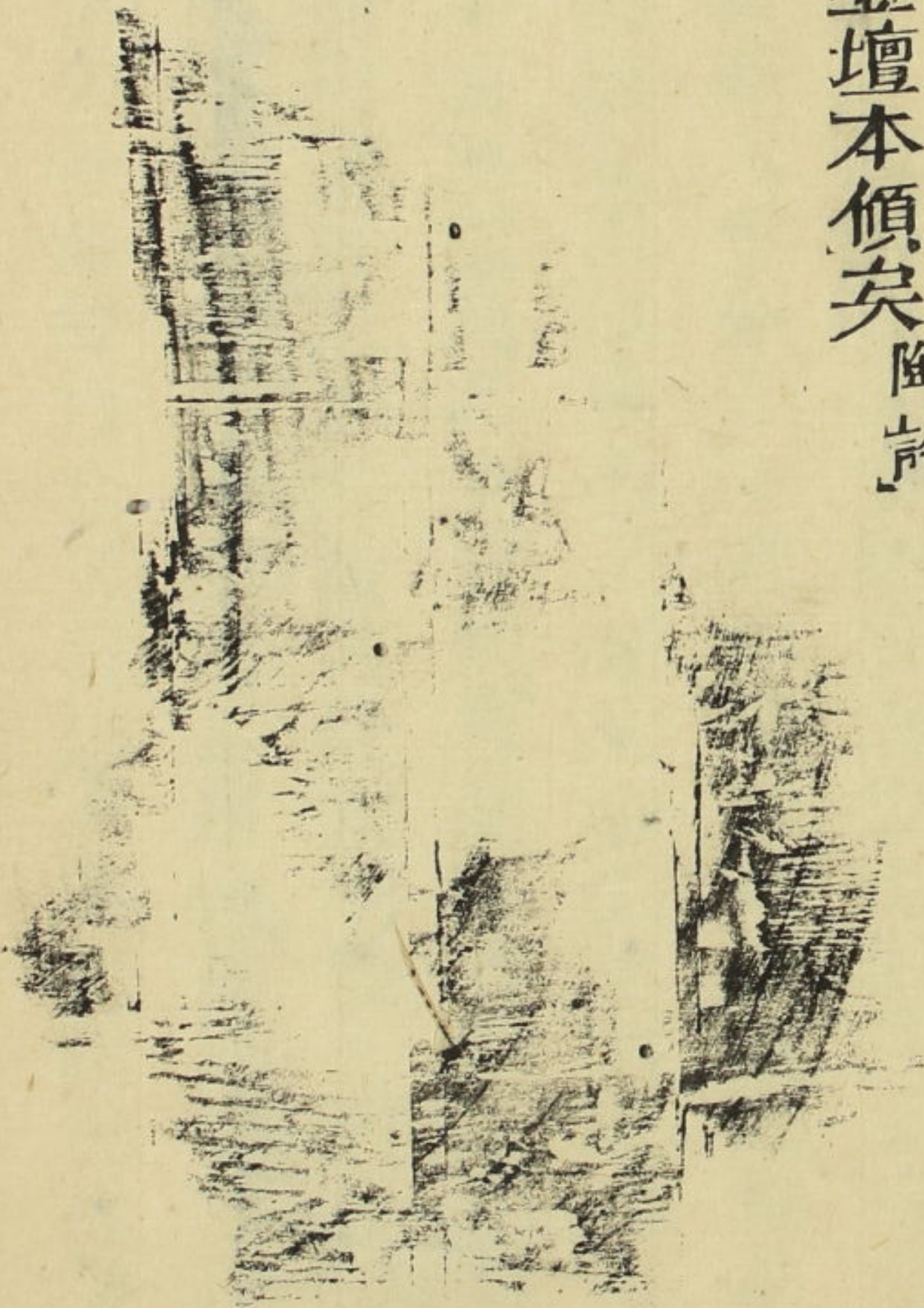
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唯願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賊盜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奏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眾俱於二月

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
達願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
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
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當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
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道照勅旨公
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繫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
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

分數分明而以開合縱擒控之文陣中卽具將略大文字一

定紀律必須法此其妙處曆月已盡於旁批數筆心解神悟
不必別求登壇本傾矣

陶評



分派恩田土目辦納兵糧

照得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一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十官知府以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為眾所信服者以為土官巡簡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上俗自治照舊辦納兵糧効有勤勞遞加陞授其襲授調發必皆經繇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除具題外為照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不先令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為此牌仰田州府土目龍奇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納辦官

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調等項事情悉聽知
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奉公正已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
土毋得放縱恣肆踰分子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奉命下仰
各欽遵施行

計開 凌時甲 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七
合 每調出兵三百八十四名每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 須
知一本赴廣西用銀一錢一分 須知二本赴京用銀八錢八
分每年納官豬等例銀一十三兩每年納官禾四十石重一百
觔每年供皂隸木七擔 完冠峇陶甲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仁人君子千載生氣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
小繁簡之別中上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
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
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
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
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上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
當勦則勦是陛下之心唯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

節該欲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唯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唯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

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唯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益蠻

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士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唯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之限獷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獷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

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

議既僉同臣猶以爲上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

先生之命宜以是地終矣

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

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

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

鈍無恥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

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

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

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

思曰書 卷之十二 三
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
壞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切骨之談煩瀆聖聽
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繫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
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
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
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
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

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人使之知有所歸
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
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
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寬抑不平之鳴
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恭謁之來而宣
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
溫恤之中消僂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
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
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

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人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克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

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蠢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曰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

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尙遣人奉表朝貢貢獻又遣人賫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蹤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

思日書 卷之十二
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
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
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
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
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
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
人不孥與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
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
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

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
生全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之士官莫不畏威懷德心
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
以異於昔日之士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
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
口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
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
佐者但武靖當獍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
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昌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

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子奪之權則彼但唯

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士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

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子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眾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為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

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白田州江心浮出傾臥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頃田川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為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由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

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尙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卽繫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蔑廢

部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中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此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在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卽若陛下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

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急其譏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狎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朝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歸其下然亦有可去之罪且宜改任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

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鑿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

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勅諭便宜事理已曾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眾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溫甲共三甲擬立為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為大田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田州萬洞田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析下甲共三甲擬立為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為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筭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為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婪鳳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一甲擬立為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二甲半擬立為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蓋甲子半甲共二甲半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怡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眾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為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

五管之

一思恩定安陸城頭擬立為定安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為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為那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蘇响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為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章文
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區一城頭擬立為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
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唯田州之龍寄思恩之章貴徐五事體於各目
不同而章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章貴於事變之始即來
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
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章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
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章貴不待三年而即

與之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
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以盧蘇王
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為不然方其率眾為亂
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眾來降則蘇受者又所
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
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眾目之下眾目固亦未
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為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
以盧蘇王受為眾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

息日書 卷之十二
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
屨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
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
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
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
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
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
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

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
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
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
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
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
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怡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
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
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

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侯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
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此民田水榮田山迎此府治千萬世鞏皇明戊

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李卓吾曰先生於此有深慶矣自不覺展齒之折也

地方緊急用人疏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
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
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
目盧蘇王受等各率眾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
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曾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
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
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尋丈之廬亦
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壤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

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
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戾生意蕭
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
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
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顧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
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解宇等項
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
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
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遠行堅素立信義見

任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
職仍聽臣等節制斬於思田地方往來仕劄撫循緝理其於事
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犴犴之區不可治
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尙且不可又況常設重臣住劄其地
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
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
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
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
府治城廓解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

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旣可以得撫定綏柔之葺而日後又可以免因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近見土司之反側俱繇地方官處置之不善非無官之患讀此疏而官吏地者御夷之法思過半矣

地方急缺官員疏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徭賊乘間出掠叅將王繼善旣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托爲照叅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住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

奉勅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叅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閒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叅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

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閒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勅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廓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註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
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
綏輯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
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在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
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在俱未奉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
朝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
多還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叅政黃芳陞江

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叅政龍誥叅議汪必東僉
 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卽須半年叅議鄒輓僉
 事中惠皆賁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未到任
 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名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
 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
 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
 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
 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
 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旣

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衮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
 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柱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
 識達事機此四人若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
 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付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
 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
 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尙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
 克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在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
 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
 呻吟牀蓐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

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繫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十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在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唯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木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

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

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由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尙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

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边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

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不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其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林壑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議處官吏廩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衙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職周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已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縲縲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得裕其資養免其

丙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耻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叅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並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調發土兵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類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財抑且頓兵剝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卽就揀選勇敢精銳目兵三千名躬親統領照依尅定日期前赴廣西省城聽調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卽與具奏准襲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爲始自下年八月初一日止却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目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波勞苦亦決不姑息

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悞違犯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自知悉俱仰改心易慮無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據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旣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鵬勦缺兵固亦一時權宜況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卽便會同鎮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民兵前赴省城聽各官調遣勦賊待三兩月間事畢隨卽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久畱失信其所呈

鵬勦事宜悉聽會同三司堂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榜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惟依期調發別勞逸均而土人自服深得柔遠之道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參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冕海信杜隆
馮凝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修職業委棄城池遠出經旬
肆無忌憚應合叅問叅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
司官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土司經緣過為趨諂赴
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為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
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間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
勢有輕緩者止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騷
擾道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

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
 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
 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
 不治皆繇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非獨小官下吏偷惰苟
 安僥倖度日亦繇土司之人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為
 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
 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
 及府州縣衛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衛掌印等官姑
 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先行提究以警其
將來此繳

28573

